

# 什麼叫做癆病

—之談溫[核結肺]



我國自古相傳有五大「絕症」——風、癆、氣、噎、膈！尤其「癆病」是會傳染的，更是令人膽寒！其實癆病、肺病都是「肺結核」病，完全是由於結核菌在人體肺臟裏寄生的後果！

肺結核和原子彈一樣的可怕，以十萬人計算，肺結核病人的死亡率，在美國有五十人，在日本達二百人。當然臺灣的情形不會比日本好，本省八百萬人口，照算每年就要死一萬五千人以上！全省真正在患肺結核的病人，據「防癆協會」的估計，不下於十六萬人。

## 結核菌的自述

我——結核菌——寄生在人類的身體上，不單在肺部，腸、淋巴腺、

腹膜、咽喉、腎臟和腦子裏都可能有我底踪跡。可憐的人類，從患病起就被我弄死，他們還不識我「廬山真面目」。

七十年前顯微鏡出現後，人類的眼界加寬，腦子也靈活起來，我才被照出原形。從此我底活動無形中受了很大的限制。

我是一隻細長而有點彎曲兩頭很圓的小棒狀細菌，長僅一或四μ(千分之一公分)，寬〇.二或〇.五μ。我的身體裏含有一種酸性物質，若從外面染上了顏色，就不容易用酸脫色，因此人們稱我做「嗜酸菌」，他們也利用這種特性，來查我的藏身所在地。

在地球上，我們同伴存在的數目恐怕多得無法計算。也是人類無聊，以我們喜歡寄生動物的不同，硬將我們分成三弟兄——人型、牛型和鳥型。小弟弟鳥型最不好漢，專門欺侮那些下等動物，老二牛型還算好，當然那能比得上我呢？我是專與「萬物之靈」的人打交道！

(上接第二十四頁「香菇客」)

好容易候到第三天清晨，朶朶美妙的香菇，披着晶亮的珠衫，迎着冬日朝陽，笑盈盈，赤裸裸地赫然現出它潔白豐滿的玉體，等待着栽培它，愛護它，守候它，依靠它的人兒的垂青。它們從不計較自己即將臨頭的惡運，每一年，它們都難逃避慘酷的火刑，然後帶着枯黑，乾癟的劫後殘軀，成筐成篋的被推出市場拍賣，它們所得到的代價，只是一羣香菇客迸發自心底的歡笑，它們願為世界上一聲最真，最美的笑而犧牲自己。

冬季的採菇工作順利結束，不但收穫豐富，而且多屬於「上品」，香菇客喜得個個眉開眼笑的下山來了。現在，他們只需等待春天第二批的收穫便可回家鄉了。

過年了，風雨越來越緊，幾間破茅屋到處漏水，但大夥兒的心情是愉快的，一袋袋噴香焙乾的上等香菇，給了他們忍耐寂寞的勇氣，他們——每一個香菇客，都在打算帶些什麼回家，去博得父母妻兒的歡心。生活的情趣原是自己去找尋的，他們也買了幾隻雞，一大方塊豬肉，十斤米酒，一串小鞭炮，以作度年之樂。下午，大夥兒正忙着燒燒煮煮，張姑娘的大哥張老大，突然挑着兩小瓦罐的米酒，冒雨來到這偏僻的山脚下，這使大家很驚奇。戚公公立刻搶先迎了出去。張老大放下擔子，紅着臉：「



「媽，說什麼我也不怨您的！」

戚公公，這是我媽叫我送來給您的！」  
「哎呀，真不敢當，要過年了又是下雨天你媽怎麼還叫你來呢？快進來烤個火息會兒罷！」戚公公急忙想幫他脫去蓑衣(棕蓑)。  
「不！戚公公，我馬上要走的。媽要我來告訴您，她說只要鄭小炳肯改行做別的小生意，就把我妹妹嫁給他，本錢，媽說她去想辦法！」

「什麼？要我改行？去叫你媽媽放一萬個心罷！老子寧願一輩子沒老婆也不要你的妹妹，有什麼希奇的？」鄭小炳一聽他要改行，氣得筆直衝了出來

「小炳，住

「小炳，住嘴！」戚公公喝止了他，轉身向驚惶失措的送酒人：「張老大，代我回去謝謝你媽的酒，明天一大早就我過來給大家拜年，這樁親事原是我一時開的玩笑，不必認真。告訴你媽，鄭小炳和我們所有的香菇客，世世代代都不可能改行的，我們村子上沒有一個男人不吃上山飯，我們那邊的姑娘個個都爭嫁給香菇客的。張老大，你懂得我的意思嗎？」戚公公拍拍他的肩膀放聲大笑，張老大茫然看着他，和站立在他背後的一群人，不覺奇怪妹妹為什麼硬要嫁給像這樣的男人？他向戚公公點點頭，又冒著細雨去了。  
黃昏，茅屋中間架起一堆乾柴，一會兒火光熊熊，映照出幾十張略帶酒意的健康的臉龐，他們圍火取暖，天上地下地無話不談，忘記了此身猶處深山下。(待續)